

客窗閒話
續客窗閒話

〔清〕吳焜昌撰
王宏鈞 苑育新校注

历代

笔记小说

丛书

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

客窗闲话
续客窗闲话

〔清〕吴 焜 昌 撰
王宏钧 苑育新校注

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
客窗闲话 续客窗闲话

〔清〕 吴 焜 昌 撰
王宏钧 苑育新 校注

·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前海西街17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新华印刷厂排版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·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6.5 字数 375,000 插页 2
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000 册

ISBN 7-5039-0227-2/I·148

定价：5.80 元

出版说明

历代笔记，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类、历史琐闻类、考据辨证类三种。其中小说故事类，即笔记小说，这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，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，并受诸子史传的影响而形成，由汉魏以迄明清，源远流长，代有佳作。这些小说，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和轶闻遗事，内容丰富，题材多样，不仅作为小说，自俱特色，而且展现了较广泛的社会面，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状况、思想潮流、典章制度、民情风俗以及宗教信仰等，都有所反映，对研究文史哲，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。即一般历史琐闻类笔记和以考辨为主的笔记，也往往包括一些短篇故事，显示着小说与笔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笔记小说，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宝藏，值得认真发掘。有不少书，许久未曾印行，缺乏校点特别是加以注释的本子；有不少书，流传不广，未受重视。根据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关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指示精神，我们着手编辑出版这套《历代笔记小说丛书》，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为读者对象，以普及为重点：①出全书的按注本；②出佚书的辑注本；③出优秀作品的选注本。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及爱好者提供读物和研究资料。于汉魏六朝、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的笔记小说（包括少部分历史琐闻类及考据辨证类笔

记)系统地分批出版。此外,还准备配合理论研究,撰写各个时期的笔记小说评论,编印专集,与作品相辅而行。

这样,就使各个时代的笔记小说,既能自成系统,而又各本单行。分合均便,出书先后,亦不须以时代为限。或通过原书,研究分析;或阅读选本,吸取精华;或总览各代代表作品,系统研读,自择所需,在于读者。

历代笔记小说丛书编委会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前 言

《客窗闲话》正续集是清代的笔记小说。著者吴炽昌，号芑斥居士，浙江盐官（今海宁）人。

这部笔记流传的版本较多，但初刻本十分罕见。承石君继昌惠借所藏道光原刻本，藉知《客窗闲话》正集初刻于道光十九年己亥（1839）。前有道光四年甲申（1824）长白山人序和道光十四年甲午著者自序。《续客窗闲话》初刻于道光三十年庚戌（1850），前有同年中秋著者自序。正续集都是“敬义堂藏板”。由此了解光绪刻本正续集的序言，皆照录道光刻本，而把“道光己亥”、“道光庚戌”改为“光绪乙亥”，并据此进一步获悉本书作者生平和成书年代。这是应该首先说明，并向石君致谢的。

原刻本道光四年的《长白山人序》中说：“吴生，余所取士也，遇余时正在壮年。……及甲申来都，已越二纪，犹是一领青衫，而从事于莲华幕里。”吴炽昌的胞弟吴靖符在续集题词中说：“吾兄作客三十年，奉身橐笔向北燕。遂谢制举专读律，相与决事无间然。”可见吴炽昌是长白山人的门生，后来放弃了科举之途，改业幕府的。

著者多年游幕，道光十四年甲午（1834）夏，写初集

自序时，寓居保定。到道光三十年庚戌（1850）中秋，写续集自序时，他已住在“泉州官舍之西斋”，仍作幕客。这里的泉州应指汉代渔阳郡泉州县故址，即今河北宝坻。他在续集自序中写道：“仆古稀已届，两耳塞绵，……赋聱而止，力尽情坚。”这时的吴炽昌已是七十岁老人，两耳已聩，客座的闲话已经听不清楚，这部笔记小说也就到此终止。推算起来，吴炽昌大约生于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。

《客窗闲话》和《续客窗闲话》各八卷，全书共十六卷，一〇五篇。有些篇各有数则，实际共收笔记小说一百五十多篇。

续集自序中说：“仆好闲话，与客言言，奇闻轶事，告述连绵。自少而壮，前三十年。所闻所见，已付雕镂。自壮而老，又三十年。投仆所好，搜罗蓄宣，续成八卷，就正群贤。”依此所述，这部笔记小说，大约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开始写，至道光末年止，前后经历了六十年。

全书各篇，叙事简明生动，或雅或俗，或诙谐，或辨析，文笔遒劲，颇有《聊斋志异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余韵，娓娓动听，引人入胜。

在这一百五十多篇中，多数记的是清代中叶的轶事逸闻，涉及大将军、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进士、举人、秀才、州官、县令、小吏、内监、幕客、讼师、两淮盐商、沪上洋行、滇南米商、丝行伙计、吴桥布贩、农户、医生、车夫、驾长（船老大）、义丐、义盗、僧尼、卜者、鸾仙、祝由科、小偷、娼妓、骗子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和他们的思想、情感等精神状态，还涉及到乾隆东巡、乾隆晚年的台湾林爽文

起义、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、道光中的禁烟运动和乡勇在崇明抗击英国军舰等历史事件。许多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，揭露了黑暗与丑恶，赞扬了善良与正义，或多或少带有批判现实的味道。下面列举数篇，以见一斑。

《呆官》、《鸾仙》、《书讼师》和《书安邑狱》等篇，通过几个故事，揭露了清代中叶吏治腐败和刑名司法之黑暗。

《呆官》写的是某人本呆，中进士后出任县令，因不熟悉官场礼仪而发生的种种笑话。但作者认为，古来既有“民饥而曰‘何不食肉糜’”的帝王，世间怎么会没有痴呆的官长？而且，“此官之呆，胜于自以为精明强干者多矣。”因为他比较朴直、廉洁，对处理错了的事还能知过，并不骄横、偏执、狡诈和贪婪。评语中的一篇某邑《绅民讨官公檄》指出：“见贿鲸吞”，“掩袖进私”。“国赋横征，任呼号而莫应；关节周到，反保举以扬名。某令恃有护符，益逞贪墨，论案情之巨细，索价值之重轻。”“南连邻境，北尽本乡，冤黎成群，哀鸿遍野。米麦柴炭，折价之计靡穷；盐当牙行，行剥削之谋何尽。”这实在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控诉书，而不是寻常的闲话。

《鸾仙》数则，虽然大都荒诞、甚至粗鄙，但扶鸾请仙以问吉凶祸福的迷信活动，在清代广泛流行。其中幕客在官衙西斋请仙扶鸾一节，借老幕客之口，道出了衙门师爷办案的秘法妙诀，这就是“吾辈办案，无不叙套，一切留心套熟，则不犯驳伤。”著者继而指出，衙门处理公务，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，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，致使“套之

误尽天下苍生”。一语道破了清代吏治的一大弊端。

《书讼师》写的是江右讼棍，人称破靴党，他们以打官司为生意，玩弄律例，颠倒是非，信口黑白。其诡谲狡诈、伤天害理，出乎常人意外。杀人的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居然可以买通门路，以死囚抵罪，而真正的杀人犯却逍遥法外。犯奸的，双双被捉，居然可以打通关节，偷梁换柱，无罪开释。捉奸的反以诬告不实，受到杖责。

《书安邑狱》写的是山西张歧指，在表弟林继业新婚前夕偶作戏言，不料新婚之夜，新妇竟被小偷冒奸，小偷亦生有歧指，张竟被指控为冒奸新妇的罪犯，被判处死刑。不久，真正的罪犯因盗窃被捕，审讯中，对冒奸之事自认不讳，而且以当时偷盗贺喜宾客之衣物为证。但这时张歧指已被处决，成为无法挽回的冤狱。这个故事与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十五贯戏言成巧祸》很相似，但《十五贯》的冤狱得到了清官况钟的平反，而张歧指只能含冤地下。这个故事深刻地鞭挞了“父母官”的草菅人命，枉杀无辜。

《场外孝廉》、《假和尚》揭露了清代科举制度弊端丛生，是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《场外孝廉》写的是苏州人张某在京师附近州县作记室，捐了个监生。太原富商王姓之子羡慕科第，也捐了个监生。道光八年戊子，正是科场之年，张、王二人相遇于京师山西会馆。王氏子以几千两银子订妥一位贡生入场捉刀，不料临时，王氏子骤丁外艰，不能再以正名入试，他的仆从骗取了张某的监照，使捉刀人顶张名入试。不想此位贡生“学优心实”，竟然替张姓考中，结果张某成了场外的举人。张某又以“科

场大弊”，性命攸关，责怪王某事先未与其商量。最后王某给银一万两了事。张某既凭空得了一个举人，又得了一笔大财。

《假和尚》写的是一个出入赌场、妓馆的浮浪子弟，因幼患秃疮，头无毫发，后盗取一僧人的衣钵、度牒，以诡计骗取了主持之地位，最终又骗走大量修建庙宇的资财。至京以原名捐得“太守”，走马上任。仆从舆马，炫耀一时。

《通州吏目》记述了一个机智果敢的小州吏严惩内廷供奉执事太监的骄横、勒索、抢劫等不法行为的故事。

《淮南宴客记》和《查商》两篇，前一篇记述了两淮盐商之穷奢极欲、富甲天下；后一篇写一个落魄诸生，在内务府阿某的同情支持下办起盐业的故事。这两篇反映了清代盐业为官商垄断，朝廷利用盐商，盐商依仗官府，故盐商得以富甲天下的史实。

《淮南宴客记》写咸丰七年戊辰仲夏，著者游幕淮上，曾因助饷百万，得二品头衔的洪姓盐商，备名帖请客消夏。文中记载了其住宅园囿之壮丽精巧，器用饮食之豪奢，逾过王侯。民国《歙县志》记载：清代中叶，“盐业集中淮扬，全国金融几可操纵，致富较易，故多以此起家。”故盐商们“在扬则盛馆舍，招宾客，修饰文采”，“侈服御、居处，声色玩好之奉，穷奢极靡，以相矜炫。”（同上）。洪姓盐商实有其人，应属徽邦。据《五石脂》：“扬州之盛，实徽商开之。……如汪、程、江、洪、潘、郑、黄、许诸氏，扬州莫不有之。”此篇应是纪实之作。

《查商》所写盐商，是在天津以盐务起家的查姓盐商，故

称北查。他所用的司总、司库、司宾等为之奔走的士人有数百，倚以为生的不下千家。北查深居厚养，有如王公，非大事不闻不问。清代漕政与江南织造同是内务府的肥缺，官员例由满州上三旗中选派。北查族叔本江左诸生，投北查遭拒不纳，落魄天津。偶遇内务府阿某，订为莫逆。次年，阿出任天津盐政，查生出入盐院，众盐商均仰仗查生维持，遂公举为查生立盐业。未几，查生据有冀北豫东盐业之半，被称为南查。

《磁州地震记》亦为一篇纪实之作，颇富史料价值。道光十年庚寅闰四月二十二日戌刻磁州地震，同治《磁州续志》有记载，与本篇基本相同。本篇对灾情的描写极为细致，使人宛如身临其境，可补《磁州续志》之未载。

《难女》通过一个逃难女子打败洋行镖客的故事，反映了清代后期商人买洋船、开设洋行的史实。

《王理堂》一篇，记述河南光山人王理堂于道光二十年随其叔去丹徒上任，正值英国侵略者进攻崇明，其叔奉命派王率所募乡勇抗击英军，增援崇明，终于生擒夷将，大败英军，取得崇明之战的胜利。故事反映了鸦片战争中的一些史实。

《查氏女》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倭寇骚扰浙江沿海，查姓女子被掳去日本，以计逃归，诱杀倭寇的故事。所记与史实相去甚远，不免荒唐。但著者评论说：“奇伟者女，无耻者官。寇至则逃窜，寇退则警备。奈何冒查女之功而膺爵赏？”鸦片战争中，广州三元里百姓奋起抗英，民谣流传：“官怕洋鬼，洋鬼怕百姓。”此篇著者是否伪托前朝故事，抨击当时的现

实呢？

此外，如《公大将军延师》所记颇似雍正初被封为二等公、抚远大将军，后以威镇内廷、势倾中外而失事的年羹尧逸事。《某官保》所记则颇似乾隆中进呈“棉花图”的直隶总督方观承的逸闻。但此二篇所记均闪烁其词，因之使人感到所记之事可信，而所记之人则在疑似之间。

在这一百五十多篇中也有一部分谈神仙鬼狐的，有些赋予了新意，应该认为是神话故事，但有些则属于迷信荒诞。有些篇涉及农民起义造反，文中大都沿用了“闯贼”、“林逆”、“教匪”之类的污蔑之词。还有个别篇和有些篇的某些处描述近乎粗鄙、猥亵，如《双缢庙》、《妖人邢大》等，我们出于保持原书内容完整的考虑，均未予删节，但仅留原文而不加注释。以上种种皆属封建糟粕。作为一部清代笔记小说，瑕瑜并存，本属必然。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则有待于读者。

本书的校点注释，以光绪元年所刊滋本堂版《客窗闲话》、《续客窗闲话》为底本。参照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，对照订正，择善而从。如光绪元年刻本《明武宗遗事》中的“既奉谕旨，何不回去”，石印本作“何不回籍”，以“回籍”与上下文较贴切，故改用“何不回籍”。《书讼师》一篇的目录及文中标题上，光绪乙亥刻本列为五则，石印本列为四则，经查核，实为四则，故照石印本改。又如光绪乙亥刻本《身毒国》中的“所领子女，力作养之，亦无违弃者”，参照石印本改“违弃”为“委弃”。余不一一赘举。再，书中有的相同的词目在不同的卷次重复出现，为

便于读者阅读，不嫌词费，对有些词目又重新予以注释。

限于水平，全书校点、注释的错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王宏钧 苑育新

于 1 9 8 6 年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客窗闲话

卷 一

明武宗遗事 五则	3
冯皮匠	14
查氏女	18
双缢庙	21
呆官	25
肖希贤	32
李寡妇	37
鸾仙 五则	40

卷 二

王梦蛟	44
假和尚	46
公大将军延师	50
无真叟	57
磁州地震记	63
神童	65
时医	67

神尼.....70

卷 三

魏元虚.....73

淮南宴客记.....80

某驾长.....83

张慧仙寄外诗记.....86

白安人.....93

齐叫化.....98

八松墓.....101

义丐.....103

卷 四

书安邑狱.....105

和闾玉鼠.....107

孙壮姑.....112

沈竹楼.....114

书讼师 四则.....118

调白.....124

刘智庙.....126

吴桥案.....127

卷 五

谈鬼 十二则.....132

孝女.....144

义仆.....147

刘大汉.....151

俞生.....152

卷 六

陈制军	158
瘦马	161
查商	166
场外孝廉	170
郝连大娘	174
周姬	175
沈太守	178

卷 七

先觉僧	184
华疯子	189
骗子 十二则	191
某广文	211
三官救劫	212
雷神	214

卷 八

汤文正	216
科场 五则	219
卜者梁翁	230
小王子	232
姚幕府	235
周封翁	239
陬邑官亲	241
同胞三鼎甲	244

续客窗闲话

卷 一

吴封翁	251
难女	253
语怪 七则	256
某宫保	262
黄大王	268
祝由科	271
李蒙师	273
唐词林	275

卷 二

南宋高宗遗事	278
王土地	282
许湛然	284
王理堂	287
权阎罗王	290
补讼师 二则	293
粤东狱	297
职谬	299
智女	304

卷 三

陆清献公遗事	306
补骗子 五则	310